

我喜欢辽阔的地方

人的放松和宁静，很大一部分来自安全的早期经验。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师长，让我知道自己虽然渺小，但仍是价值的存在。

四

弦

散

谈

梁漱溟

著

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我喜欢辽阔的地方

梁晓声

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/ 毕淑敏著. — 北京：生活书店

出版有限公司，2016.5

ISBN 978-7-80768-141-0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毕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60398号

策 划 人 李 娟

责任编辑 廉 勇

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**生活书店** 出版有限公司

（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）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

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.5

字 数 183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册

定 价 45.00元

（印装查询：010-64052612；邮购查询：010-84010542）

目

录

- 到西藏去 / 1
- 信使 / 5
- 昆仑之眠 / 12
- 昆仑之吃 / 22
- 昆仑之喝 / 32
- 装大米的汽车 / 41
- 特殊摄影师 / 46
- 雪山窃贼 / 61
- 藏族的花围裙 / 66
- 惊险的炉子 / 71
- 在雪原与星空之间 / 76
- 长寿眉 / 85
- 碗里的小太阳 / 90
- 在印度河上游 / 95
- 离太阳最近的树 / 104
- 眼睛是一座彩虹桥 / 109
- 金丝雪片 / 120
- 哪个女兵 17 岁? / 124
- 针刺合谷穴 / 129
- 走不出白衣 / 135
- 外科医生的圣殿 / 139
- 病中读书谱 / 148
- 阅读是一种孤独 / 153
- 择书秘诀 / 158
- 从今天傍晚开始 / 163
-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? / 166
- 写作是他人爱莫能助的事情 / 172
- 没有少作 / 178

回头是土 / 196

无胆之人 / 199

三合一 / 212

兴趣就像食物 / 216

背着药包上学堂 / 223

快乐的爱好 / 230

亲自写作 / 233

旅游预习 / 236

山妖的阶梯 / 241

银与福 / 246

在北欧游轮上 / 251

淑女书女 / 264

丘吉尔教我绘画 / 268

人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/ 273

我不喜欢的中年人 / 280

回答海浪 / 283

平安扣 / 288

喜欢文学，比较地不容易犯罪 / 291

购买一个希望 / 295

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 / 299

溪水金砂 / 304

年龄的颜色 / 309

抵制跳窗 / 314

腰线 / 319

台灯 / 324

鞋带儿 / 329

有机无机冬瓜汤 / 335

内在的洁净 / 340

被迫锻炼 / 345

过年的表情和心情 / 350

A vertical wavy line graphic, resembling a stylized river or a calligraphic stroke, runs dow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. It has a central channel with wavy borders on either side.

到西藏去

小小的年纪，告别了父母，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，本应该是很伤心的。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的时候，险些哭了。但我心中充满了快乐，到西部去，到高原去，真是一次空前的冒险呀！

从北京坐上火车，一直向西向西。窗外的景色，由密集的村落，演变成空旷的荒野。气候越来越干燥，人烟越来越稀少，绿色逐渐被荒凉的戈壁滩所代替。三天三夜之后，我们这群女孩子到达了新疆乌鲁木齐。在这里要进行最后的体检，才能决定谁可以到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西藏去。

我的身体一向很好，但这次医生说我的小便化验不正常，要是过几天复查还不合格的话，就要把我退回北京。

这不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吗？我的探险还没有开始，难道就这么狼狈地打道回府啦？

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！

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同我最要好的女孩子身上。

我悄悄地把她扯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对着她的耳朵说：“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啊？”

她说：“当然是啦。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？”

我说：“既然是好朋友，我向你借一样东西，你一定是借的啦？”

她一扭头嚷起来：“什么东西呀？咱们的东西都是统一发的，我有的，你都有啊！”

我一把捂住她的嘴说：“干吗这么大声？是不是太小气不想借给我？实话说吧，我跟你借的这样东西，对你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的，但对我的好处就大了！”

她说：“那是什么宝贝呀？”

我说：“是尿啊！”

我把我的打算告诉她，复查的时候把她的尿当成我的标本送上去。她刚开始吓了一跳，然后，很犹豫地说：“这不是骗人吗？”我说：“要是我复查不合格，到不了西藏，被退回北京，我们俩就再也见不到面了，更甭提做朋友了。”她想了想，答应了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复查的那一天，没想到是通知我一个人单独到医院的检查科去。在卫生间里，我掂着盛标本的小瓶子，急得直掉泪。我真想到水龙头那儿，接一点儿自来水送上去，或者干脆把眼泪送上去化验，那就绝对没问题了。可是，我不敢。你想啊，化验员用的是显微镜，还不一下子就发现了我的花招？万般无奈之中，

只好把自己的“标本”交上去了。

等待结果的日子里，我和我的好朋友都充满了悲哀，以为我们必定分手了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一次的化验结果完全正常。

我终于和我的好朋友一道，踏上了遥远的奔赴西藏的道路。

我们告别了乌鲁木齐，在广阔的戈壁滩与高原上坐了整整12天的汽车，到达了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。我在那里待了十年。

后来，我把这一段有惊无险的遭遇和我的计谋，讲给一位老医生听，口气中充满了得意。没想到他皱着眉说：“幸好你本身的体检合格了。要知道，西藏高原缺氧，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。要是你的小便有问题，就说明你的肾脏有问题；要是你的肾脏真的有病，又用别人的标本蒙混过关，那是很危险的。”

我承认他的话很对，但也仍旧很佩服当年那两个十几岁的少女。我为了友谊和理想，真是很勇敢呢！而且不服气地想，西藏人的肾脏，就个个都是铁打的了？我在高原见过不少肾脏有病的人，活得也很快乐啊！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several thin, dark, curved lines that sweep across the frame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 These lines are most prominent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.

信使

我17岁的生日，是在藏北高原过的。那天，正好是军邮车上山的日子，这个生日便像美丽的项圈，久久地悬挂在我胸前。

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，像三柄巨大的棱锥，将我所在的部队，托举到了离海平面五千多米的高度。我的生日在10月，这正是平原上麦秸垛金黄而干燥的时光，昆仑山却已万里雪飘。就要封山了，封山是冰雪发出的禁令，我们将与世隔绝到春天。

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，彼此碰得山响，向我祝贺。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

但心中总有淡淡的悲愁——我想家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对我说：也许军邮车今天会来的。

你骗人！我大叫。有时候猛烈指责别人说谎，其实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实。

军邮车大约每月从新疆喀什开上昆仑山一次，日子并不准，仿佛一只来去无踪的青鸟。老医生戍边多年，他的话有时像符咒一样灵验。“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后一辆车，总是军邮车。山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。”他晃着

满头的白发，像一丛银针。

那天夜里，军邮车像破冰船一样，跋涉五天，英勇地到了，整个军营为之沸腾。我们真想欢呼，但军人只有打了胜仗才允许欢呼，我们屏住气盯着一处房舍。房舍门口站着两个威武的士兵。因为曾有一次，迫不及待的边防军人们跑去抢信，从此在军邮车到来的日子，分拣信件的房间便加站双岗。

各单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，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驿马接到加急文书，拔腿就跑，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。

在高原上奔跑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这活儿一般都分给腰细腿长的年轻人，但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执拗地要做这件事。知情的人私下里说他家中有很老的双亲、很弱的妻子、很小的孩儿，想信比别人更甚。

老医生说，有一年封山的时间格外长。半年后军邮车首次上山，信件一直擦到分拣人的胸前。他们在信海中游走，呼吸都很困难。

老医生抱着一大摞信，我们扑上去抢。那时候干部去干校，知青接受再教育，妻离子散的多，信件也格外多。每个人都像蜘蛛一样，吐出思念思索的长丝，织一张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网。

霎时老医生手中就空了，接下来是唰唰撕信，信皮的断屑萧萧而下。

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。仿佛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，从洁白的笺纸中探出来，抚摸着额前飘动的乌发，心便不再凄然。

再看同学和朋友的信。我的同桌此刻在遥远的西双版纳，信中夹了一朵花的标本。她说这是景洪最美丽的花，有沁人肺腑的香气。夹花的那页信纸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，想象得出花盛开时的娇嫩。我低头嗅那被花汁浸泡过的地方，哪有什么香气，有的只是纯正而凛冽的冰雪气息缭绕其中。

我连夜回信。平常日子，营区是柴油发电机供电，每晚只亮两个小时，然后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几下眼睛，熄灭了。军邮车一来，首长便传令延长发电时间，以利于拣信和回信。首长其实也很盼信。

同屋的女兵嚤嚤地哭了起来，她的小侄子病了。我们都放下笔去劝她。然而女孩子常常是这样：越劝越哭得欢畅。

老医生悠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告诉离得这么远的一个小姑娘，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吗？我家里人是从不这样的。”

不一会儿，女兵停止了哭泣，因为从老医生送来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经好了。

“要有经验。”老医生说，“把信全拆开，码饼干似的排好，从最后面的看起，前面的只能做参考。”

这自然是至理名言。这么办，时间长了，我们也发现了弱点。好比一本回肠荡气的小说，快刀斩乱麻先看了结尾，再回过头去细细咀嚼，便少了许多悬念和曲折。

那一次军邮车上山，老医生没有收到一封信。按照他们家的逻辑，没有信来也许就是出事了。他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冬天。

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营地，每逢有人下山，就会挨门挨户地问：“我要走了，要不要带信？”哪怕是平日最猥琐的人，在这件事上也绝对平和而周到，这是高原的风俗。

有时候突然写好一封信，又不知谁能带去，就在吃饭人多时喊：“谁能下山，告我一声。”一次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父亲的名字。”“你看过我的档案？”我问。“不是。几年前我为你带发过家信。”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是托什么人又转到他手中的，于是赶忙表示迟到的谢意。

在我17岁生日过去半年的时候，收到了西双版纳同学的回信：“那朵花怎么是紫色的呢？它是雪白的呀！而且，绝不可能没有香气！”

信是老医生送来的。这是开山后的第一次通邮，他也很快乐，他的家里寄来了平安信。有时候他又突然疑惑，说他家会不会有什么事瞒了不肯告诉他。我们都说不会不会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们离了你，根本就办不了事，怎么会瞒你！他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心宽许多。

终于，轮到他探家了。他很早就告诉我们：他下山时专门预备一个提包，为大家装信。我便对着昆仑山皑皑的冰雪，咬着笔杆，从从容容地写了大约30封信，每一封都竭尽我的才能。

我双手捧着这摞信，郑重地交给老医生。他的白发在雪峰的映衬下，晃动得像一盆水中的粉丝：“你放心好了！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为大家发信。假如回信快的话，下次军邮车上来，你们也许就能收到回信了。”

他走了。军邮车像候鸟，飞来一次又一次，但那30封信却一封不见回音。原来他下山乘坐的车翻了，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。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银发苍苍的头颅，那个装满信件的旅行包，顷刻之间化为青烟。

那30封信，只有给父母的那封信，我重写了托人发出。给其他人的，便再也提不起兴致。只要抓起笔，老医生的白发就在眼前灼目地闪动，眼珠便发酸。大团大团的冰雪，在我胸臆中凝结。

后来，在老医生的追悼会上，我才知道他的生辰，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老。满头灿然的白发，是昆仑山馈赠他的不能拒绝的礼物。

他死了以后，军邮车还带来过他的家信。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，是广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城。又在地图上仔细寻找，那地方在北回归线以南，属于热带，该是非常炎热的。老医生的家乡，距离昆仑山，大约有一万五千里。

那封迟到的信，边缘已经磨损，好像烙熟又蒸了几遭的馅饼。几处裂口的地方，被薄而坚韧的透明纸粘贴过，上面打着蓝色的印章：“邮件已破，军邮代封。”

不知这是否是封报平安的家信？

昆仑之眠